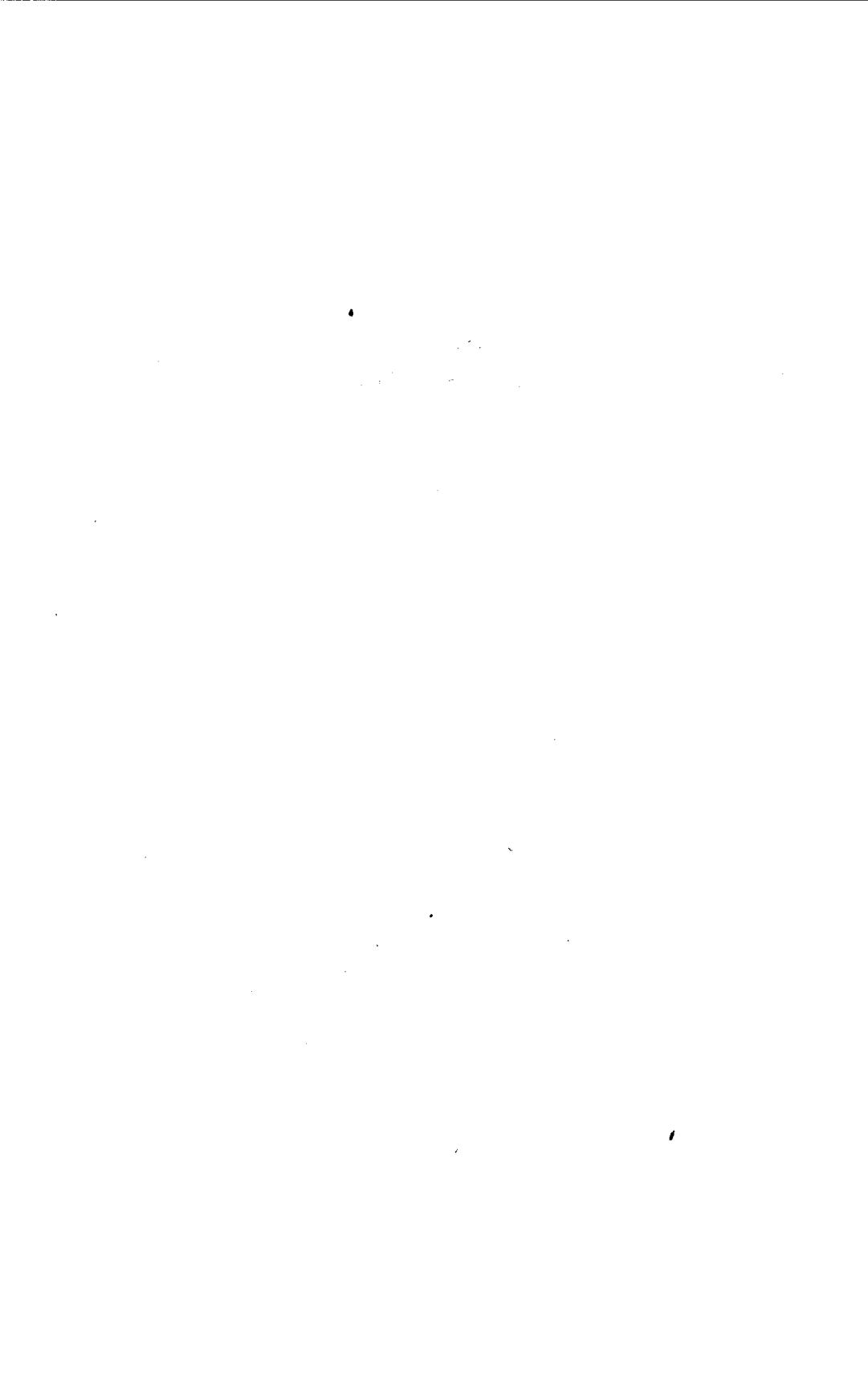


羊 泉 村



人 物

国王堂费南多

王后堂娜伊萨倍尔

堂罗德里戈·特列斯·希隆 卡拉特拉瓦骑士团团长

堂曼里克 圣地亚哥骑士团团长

费尔南·戈麦斯·德·古斯曼 卡拉特拉瓦骑士团团长

劳伦夏 埃斯特万的女儿

弗隆多索 红头发胡安的儿子

帕斯库阿拉 农村姑娘

哈辛塔 农村姑娘

奥图尼奥 骑士团团长的家仆

弗洛雷斯 骑士团团长的家仆

埃斯特万 羊泉村村长

阿隆索 羊泉村村长

红头发胡安 农民

门戈 农民

巴里尔多 农民

莱昂内洛 大学生

辛布拉诺斯 兵士

法官一人

男孩一人

参议员甲、乙 雷尔城参议会参议员

参议员丙、丁 羊泉村参议会参议员

农夫和农妇

兵士数人

乐师数人

侍从

地 点

羊泉村和其他地方

第一幕

第一场

阿尔马格罗城卡拉特拉瓦骑士团团长府邸。

骑士团长费尔南·戈麦斯，弗洛雷斯，奥图尼奥。

队长

我已经来到本城，
团长是否知晓？

弗洛雷斯

他已经知晓。

奥图尼奥

年纪轻轻，
架子倒不小。

队长

他是否知晓
我是费尔南·戈麦斯·德·古斯曼。

弗洛雷斯

他是个初生犊儿，不怕虎。

队长

他也许不知道我的名姓。

对于我这堂堂骑士团团长的头衔，
难道就不给些许尊敬？

奥图尼奥

有人还称赞他彬彬有礼，
这简直是多余。

队长

他不会得到人们的爱戴。
礼貌是开启
好感的钥匙；
愚蠢的傲慢是开启
敌意的钥匙。

奥图尼奥

他若真是个不懂礼貌的人，
惹得人人讨厌，
不等他自杀，
人们就把他碎尸万段。

弗洛雷斯

这样傲慢实在令人无法忍受！
太不象话，也太过分！
若是出于地位平等的人，
这可以说是礼貌不周；
偏偏地位不同，
这就真是目中无人。
现在他绝不会待您客气，
因为他还是个不会笼络人心的
乳臭未干的孩童。

队长

自从他腰间
佩上宝剑那天，
自从他把卡拉特拉瓦十字章
佩戴胸前那天，
他就该学学礼貌。

弗洛雷斯

他是否谦恭有礼，
您立刻就会知道。

奥图尼奥

您若不信，
就等着瞧。

队长

我倒要看看他是怎么回事。

第二场

人物同前；卡拉特拉瓦骑士团团长及其侍从上。

团长

费尔南·戈麦斯·德·古斯曼，
请您千万原谅，
我刚刚听说
您驾临本城。

队长

您是卡拉特拉瓦的团长，

我是您部下的队长，
我有充分理由
把您抱怨；
我应该为您效力，
不该受到藐视和冷淡。

团长

完全不是这样，费尔南，
您驾到，
我万分欢迎，
请允许我把您热烈拥抱。

队长

这个荣誉是我应得，
因为在那么多的困难中，
我为您舍生忘死，
直到教皇出来，
庇护您年幼。

团长

这是真的，
神圣的十字章
佩到咱们俩胸前的时候，
我曾宣誓要尊敬您，
跟尊敬我的生父一样。

队长

如此说来，
现在我就对您满意。

团长

那儿的战况怎样？

队长

请您倾听，
听明白您应负的责任。

团长

您说吧，
我洗耳恭听。

队长

骑士团团长堂罗德里戈·特列斯·希隆，
您那赫赫有名的父亲，
凭借自己的功劳，
享受着崇高的地位，
崇高的荣誉，
八年以前，
令尊把统帅卡拉特拉瓦的权力
交您掌管；
后来予以追认，
国王们和队长们，
都立誓赞同。
最神圣的教皇庇护二世，
以及后继的保罗，
也颁发这样的圣谕：
任命您为圣地亚哥骑士团团长，
堂胡安·帕切科当副手。
现在堂胡安已经归天，
您虽然年轻，

但已独揽统帅大权。
您看，在这个事件中，
站到您亲戚那边，
这是您的荣誉。
因为卡斯提尔国王——
亨利四世驾崩时候，
他们认为葡萄牙王阿尔丰索，
由于他的王后，
可以继承卡斯提尔的王位，
就应该对他效忠；
虽然亚拉冈亲王堂费南多，
由于伊萨倍尔，
也作这个打算，
但是您的亲戚们
认为他显然没有这种权利；
因此，到最后，
在您表兄权力监护之下的胡安娜，
毫无疑问会得到继承权。
由于这个原因，
我来向您劝告：
快把卡拉特拉瓦的骑士，
召集到阿尔马格罗城来，
一举攻取雷尔城，
(那个安达卢西亚和卡斯提尔之间的要隘)
坐观双方的成败。
这个行动无需大军，

因为守城的只是当地居民，
以及几个士绅，
他们支持伊萨倍尔，
还向费南多称王。
罗德里戈，
您虽然还是个孩童，
现在也该吓唬一下
那些说您肩膀软弱，
负不起这个十字章的人。
请看您那光辉的祖先——
乌鲁埃尼雅的伯爵们，
正在从坟墓里
向您显示他们挣得的桂冠；
还有比列纳的侯爵们，
以及其他军人，
荣誉的翅膀，
几乎不能载他们飞翔。
拔出您这把白剑，
让它在战斗中，
变得和您的十字章
一样血红。
您胸前戴着红色的十字章，
腰间却佩着一把白色的宝剑，
您就不配叫作
红十字骑士团团长。
一个在腰间，

一个在前胸，
两者都必须血红；
您若作到这种地步，
至尊的希隆，
就会给您祖先不朽的太庙，
添上更大的光荣。

团长

费尔南·戈麦斯，
我向您保证，
我一定这样作；
因为我看到，
在这场战争中，
我和我的亲族
是站在正义的一方，
如果您认为，
攻取雷尔城
十分要紧，
我就一定以雷霆万钧之力，
摧毁这个坚固的城堡。
不要让自己人和外人
都认为我年纪太小，
由于我的叔父已经去世，
我的斗志也云散烟消。
我要拔出我的白剑，
让它染满鲜红的血，
和卡拉特拉瓦十字章的颜色比美。

您现在哪儿驻扎?
有没有带着兵卒?

队长

很少几个，
但都是我的家仆，
如果让他们为您效力，
打起仗来真象雄狮。
我的羊泉村里
尽是驯顺的人，
简直找不到一个战士，
他们只会牧羊种地，
不识军旅。

团长

您就驻扎那个地方?

队长

就在那个地方。
如今混乱时代，
只好找几间屋子
暂时呆一呆。
您的臣民都编入名册，
一有号召，
都能投入战斗。

团长

我今天就备好战马，
整顿兵械盔甲。

(同下)

第三场

羊泉村广场。

劳伦夏，帕斯库阿拉。

劳伦夏

他可永远别回来啦！

帕斯库阿拉

我相信，
只要一谈到他，
你心里就十分愁闷。

劳伦夏

祈祷上天，
我永远别在羊泉村
再把他看见。

帕斯库阿拉

劳伦夏，
我见过一个女人，
也这么聪慧，
这么大胆；
可是她的心
象油脂一样柔软。

劳伦夏

难道我的心
跟枯干的橡树一般？

帕斯库阿拉

得啦，谁也不会说：
这种水我不喝。

劳伦夏

虽然人们把我议论纷纷，
我还一定这样说。
要我去爱费尔南，
给他当老婆，
会有什么好结果？

帕斯库阿拉

我不是这个意思。

劳伦夏

村子里有多少姑娘，
相信了这位队长，
结果都遭了殃。

帕斯库阿拉

我看，
你能逃出他的掌心，
这个事儿真太惊人。

劳伦夏

你算是没看准，
他已经追求了我一个月，
完全是白费。
弗洛雷斯那个皮条匠，
奥图尼奥那个狐狸精，
他们给我看一条项链，

一把梳子和一件紧身衣，
他们对我说起，
他们的老爷费尔南如何如何，
信口开河，想吓倒我，
可是他们费尽牛劲，
也休想打动我的心。

帕斯库阿拉

他们在哪儿对你说的？

劳伦夏

就在那儿，
那条小溪岸边，
六天以前。

帕斯库阿拉

劳伦夏，
我怀疑，
他们已经欺骗了你。

劳伦夏

欺骗了我？

帕斯库阿拉

不是你，
而是神父。

劳伦夏

我虽然还是个年轻姑娘，
对待这位大老爷可十分倔强。
告诉你吧，帕斯库阿拉：
我喜欢在黎明时分，

取一小块火腿，
放在火上烤一烤，
跟我亲手做的
刚出炉的面包，
夹在一起吃个饱；
然后不让妈妈知晓，
从酒坛里倒一杯，
品品味道。

我更喜欢在中午时候。
看着牛肉在甘蓝菜中间，
发出协调的响声，
在锅里缩成千百个小卷。

如果一路上
走得又累又饿，
我就吃个炒鲜茄，
搁点儿肥腊肉。

下午过去，
做晚饭的时候，
就吃一串我自己种的葡萄，
上帝保佑，
没有雹子打伤葡萄。

晚饭吃的是生菜，
加点儿香油和辣椒拌一拌；
然后心满意足上了床，
好好祷告一番，
把“邪恶的诱惑”避免。